

DOI:10.13288/j.11-2166/r.2023.24.001

学术探讨

《黄帝内经》“异法方宜、杂合以治” 临床治疗思想探析

谢光璟, 徐波, 夏婧, 徐子绚, 王平✉

湖北中医药大学老年脑健康中医药防护技术与新产品研发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黄家湖西路16号, 430065

[摘要]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之渊藪, 其所蕴含的“异法方宜、杂合以治”思想是中医治疗疾病的特色之一。分别从因时、因人、因地、因病、因治制宜角度探讨“异法方宜”治疗的内涵, 并提出“杂合以治”是体现“异法方宜”治疗思想的有效措施, 即以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相结合为出发点, 将药物疗法与非药物疗法联合起来, 多途径、多手段内外兼治, 以达到治病求本、阴平阳秘的目的。以“异法方宜、杂合以治”指导临床实践, 可为临床诊疗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异法方宜; 杂合以治; 《黄帝内经》; 三因制宜

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1], 中医经典则是宝库中的“明珠”。《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之作, 在生命形成、疾病防治、养生长寿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阐述, 是关于生命与健康的百科全书^[2]。《黄帝内经》“异法方宜、杂合以治”思想是中医防治疾病的一大特色, 本文试从天、地、人、病、治多个维度阐释“异法方宜”的内涵, 并从整体观念、辨证论治、阴平阳秘、治病求本角度解析“杂合以治”在疾病治疗中的运用, 以期为临床诊疗提供思路。

1 从天、地、人、病、治维度探讨“异法方宜”治疗思想

《黄帝素问直解》云:“异法者, 一病而治各不同, 有砭石、毒药、灸炳、微针、导引诸法也……五方之病, 皆得其宜, 故曰异法方宜。”^[3] 医者在治疗疾病之时, 面对同样的疾病, 根据不同地理环境采用不同治疗方式, 便是异法方宜内涵的基本体现。先人提出疾病治疗原则应根据病邪性质、病位特点、患者体质, 结合不同地域环境, 同时在天、地、人、病、治多个维度下实施诊疗。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程(岐黄工程)(国中医药人教函[2018]284号)

✉ 通讯作者: pwang54@163.com

1.1 基于因人制宜的“异法方宜”治疗

中医学认为患者性别、年龄、体质的不同, 在用药原则上会呈现差异性。《灵枢·卫气失常》描述小、少、壮、老的总体生命周期, 曰:“人年五十以上为老, 二十以上为壮, 十八以下为少, 六岁以下为小”;《灵枢·天年》则论述“十年阶段”的一般生命周期, 描述了人体五脏以“肝-心-脾-肺-肾”相生次序而衰的过程; 而《素问·上古天真论篇》则提出不同性别的特殊生命周期: 女子七岁至四七身体逐渐盛壮, 五七面焦发堕提示机体逐渐衰退, 男子八岁发长齿更至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 五八出现发堕齿槁而逐渐衰老。《黄帝内经》对不同生命周期的记载提示针对不同性别与年龄, 应当把握“小少壮老”“十年阶段”的总原则, 而“女七男八”的特殊周期服从于总体、一般周期^[2], 需根据不同生命周期的特征开展与之对应的“异法方宜”治疗。同时, 《灵枢·五音五味》指出:“今妇人之生, 有余于气, 不足于血, 以其数脱血也。”妇女因有经、孕、产、乳的特殊时期, 多出现气盛血虚体质特征, 临证在“因人制宜”的原则下需考虑特殊人群的特点, 以及地域、气候等因素所致的体质差异, 治法原则随之变化。

1.2 基于因时制宜的“异法方宜”治疗

《黄帝内经》中关于“因时制宜”思想大致包

含时间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学等方面。人体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在生理、病理方面形成了“四时节律”“月节律”“日节律”等，如《素问·厥论篇》中“春夏则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则阴气盛而阳气衰”的四时节律，《素问·八正神明论篇》中“月始生，则血气始精……月郭满，则血气实……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的月节律，以及《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中“平旦人气生，日中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的日节律。在诊疗层面，针对痹病，《黄帝内经》提出同样的疾病在春、夏、秋、冬不同季节可出现筋痹、脉痹、皮痹、骨痹，根据其影响因素和疾病特点，治疗方式随之改变。最常见的治则即“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此为“因时制宜”原则下“异法方宜”的综合体现，提示在诊疗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当前季节、月份和日节律的特征，并关注患者自身节律变化和气候对脏腑气血的影响，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1.3 基于因地制宜的“异法方宜”治疗

《素问·异法方宜论篇》对于“因地制宜”有详细描述，简言之即不同地域环境不同疾病有异，治疗各不相同，如东方病痲治宜砭石，西方病于内治宜毒药，北方生满病治宜灸焫，南方病挛痹治宜微针，中央病痿厥寒热治宜导引等。此外，对于五方居民体质、疾病、治法特色，《黄帝内经》分别从东、南、西、北、中央五方论述地势、地形、地质、气候、物产等特点，引出五方居民不同生活习惯和生活状况，在各自不同的地域环境和生活习惯的长期作用下，其体质有异，所患疾病亦不同，由此发展起来的治疗方法也各具特色。这也提醒医者，患者的出生地尤其是居住环境对于诊疗具有参考价值，临证时除了关注患者所患疾病，还要重视因地制宜原则下的处方用药。

1.4 基于因病制宜的“异法方宜”治疗

《灵枢·逆顺肥瘦》提出治病要“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而除兼顾天（时）、地、人外，《黄帝内经》还多处提到“因病制宜”的重要思想，即根据病因、病证、病位、病程的不同而治疗有异。“中医病因组”是指中医病因范畴内两种以上病因复合致病的病因集合，对于复合病因致病有指导意义^[4]。《黄帝内经》中记载有“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提示治疗当注重复合病因的相兼性及多法联用施治。针对复杂病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运用“五行学说”提出五

志、五气、五味相胜的治则，如“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记载“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阐述人作为阴阳平衡的有机整体，局部的病变可能反映出整体病理改变。故治疗疾病时不可拘泥于发病具体部位，当从整体出发，如病在阳经可从阴经治疗、病在阴经可从阳经治疗，病在上部从下治、病在下部从上治。而在治疗中，根据病程长短可予不同的治疗对策，如久病年老体弱者以补为主，亦可用按、揉等手法促进气血运行；初病年轻体实者实证居多，泻其有余，治疗用药宜适当加重。总之，不同年龄不同病程表现各异，治疗当有所侧重。

“因病制宜”不仅体现在对“已病”的有效干预，同时还强调对“未病”要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言：“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强调了预防疾病的重要性。《灵枢·逆顺》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指出在疾病初期阶段即采取干预措施防止病程进展。故因病制宜“治未病”思想提示医者要全面思考，既注重已病治疗，同时关注未病状态及潜在致病因素，通过内调情志、外防六淫、合理节制实现阴平阳秘。

1.5 基于因治制宜的“异法方宜”治疗

“因治制宜”是指除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及根据疾病特性选择适宜治法外，《黄帝内经》记载的方法本身各具特色，如组方中的“君、臣、佐、使”，需各得其宜。《黄帝内经》记载了诸多治疗大法是临床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汗、吐、下、温、清、补六法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的集中体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即针对病因病机变化而治法各不相同。

“因治制宜”思想在《黄帝内经》中还体现在治疗手段的多样性。除了《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详细记载汤液、醪醴等药物治疗疾病外，中医情志疗法、饮食疗法、针刺疗法等为代表的非药物疗法也散见于多个章节。如通过“五脏相克”论述了情志相胜防治疾病，即悲胜怒、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忧；提出食物可以来辅助治疗疾病，即“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素问·脏气法时论篇》）。针刺疗法在《黄帝内经》中的记载十分丰富，如《灵枢·九针

十二原》即记载针有九种，形状各异、用途不同，还有艾灸疗法、导引疗法、推拿疗法等，可见在此时期医家已经开始重视药物治疗与非药物治疗的联合应用。因此，临证中需整体辨证，多法并用，因治制宜，结合患者病情性质、性格特征、心理素质等，联合使用一种或多种治疗方法，杂合以治。

2 “杂合以治”是体现“异法方宜”治疗思想的有效措施

《素问·异法方宜论篇》曰：“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情，知治之大体也”，首先提出“杂合以治”。“圣人”治疗疾病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因其了解疾病本质，不拘泥于外在治疗方式之“形”，而抓住其内在之“神”，做到了“治病求本”，为中医诊疗思路提供了基本遵循。《圣济总录》认为只有“圣人”面对地理、气候、环境“小者小异，大者大异”的情况下才能做到杂合以治^[5]。此外，《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中认为圣人治病当互用而且合者使病皆愈^[6]。基于此，医者诊疗当“不拘五方之病，不泥五方之宜”（《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要做到能察其病之所由，循其气化之理，知常达变、审证求因、异法方宜、杂合五方之治而随机应变，予以砭石、毒药、灸焫、微针、导引等不同方案治疗皆能取得良好疗效。正如《医经原旨》所言：“知变通之道者，即圣人之能事也，岂特治病而已哉！”^[7]

后世的杂合以治在原有的地理方位基础上增加了气候变化以及人文因素，进一步完善了“异法方宜、杂合以治”治疗思想。如《类经》提到的“地势不同，则气习有异，故治法亦随而不一也”^{[8]335}以及《目经大成》记载的“往往数里之隔，一日之内，气候不齐，而所应全异……法当杂合以治”^[9]，均进一步强调了气候变化及人文因素的重要性。说明在明清时期，“杂合以治”思想中已开始重视气候及人文因素，并且相较于最初治疗手段的杂合，有了更深一层治疗理念的杂合，即诊疗疾病时需基于对病情的整体把握，知晓各种治疗方案的利弊，选择最合理的治法。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杂合以治不再单纯体现在治疗方案上，更是囊括整体的临床辨证思维及诊疗理念。

2.1 “杂合以治”是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结合

《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记载的“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以及《灵枢·终始》提到的“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

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膈”均体现了整体观念在治法中的应用。根据这一原理，人体上部的病症可选用下部穴位，或以药物从下部治疗。如《针灸聚英·肘后歌》中“头面之疾针至阴，腿脚有疾风府寻；心胸有病少府泻，脐腹有病曲泉针”^[10]，以及临床常见的用泻小肠热的方法清利小便、导热下行以治疗心火炽盛、口舌生疮之病在上者等。

历代古籍对于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指导下的杂合以治，大体可分为因、体、机、经、证、病、脏腑等方面。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的审因论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辨体论治；《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的辨机论治；《临证指南医案》“幸赖有仲景之书，以六经分症，治以汗、吐、下、和、寒、温诸法”^[11]的辨经论治；《普济本事方》“苟能辨症施治，则神而明之，不啻若自己出也”^[12]的辨症论治；《伤寒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素问·脏气法时论篇》“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的单一病种辨病论治以及《素问·刺禁论篇》“刺头，中脑户，入脑即死”和《素问·脏气法时论篇》“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的辨脏腑病论治，我们将之总结为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辨证论治，即“杂合以治”思想。“杂合以治”思想需以“异法方宜”为重要原则，并在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有机结合下，方能指导临床实践，摆脱单纯以“杂合”为目的的诊疗思维。

2.2 “杂合以治”以治病求本、阴平阳秘为目的

杂合以治是以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为基础，而达到治病求本、阴平阳秘则是杂合以治的目的。治病求本是辨证论治的一个基本原则。《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认为“生之本，本于阴阳”，同时“治病必求于本”，治病求本就是求其阴阳，通过探求发病根本原因以阴阳为纲领指导治疗。《素问·标本病传论篇》与《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分别通过“万举万当”“是谓妄行”“知标与本，用之不殆”“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诊，足以乱经”强调知晓标本的重要性及不知标本的严重性。标与本相对的概念，用来说明疾病的主次矛盾，如正气为本，邪气为标；病因为本，症状为标；内脏为本，体表为标；久病为本，新病为标等。应善于从

众多现象中,抓住疾病的本质,分清矛盾的主次,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此则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医学启源》从病位的角度论述如何求本^[13],《难经正义》又从病证、病因的角度将其阐释为“种种详诂,就其见证,审其病因,方得治病求本之旨也”^[14]。因此,治病求本的前提是需要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相结合。

人是阴阳合一的有机整体,健康人被称为“平人”或“阴阳和平之人”,其标志是“阴平阳秘”。《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有“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记载,提示健康之人本有的状态。《类经》对此注释道:“平,即静也。秘,即固也。”^{[8]363}人之生存,依赖精与神,精以阴生,神从阳化,故阴平阳秘。《内经知要》^[15]强调阴平阳秘为互根互用、动态平衡,阳密则阴固,阴能养精,阳能养神,实现的前提即于外做到天人合一,正邪相安;于内则脏腑、经络、气血相合,相适相谐,不致偏颇,达成整体与局部平衡,如藏泻有度、气血相和、营卫通利、升降相因、寒温适宜等。深入理解并运用“异法方宜、杂合以治”,需将“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有机结合,同时将“治病求本”贯穿始终,方能最终实现“阴平阳秘”。

3 “异法方宜、杂合以治”治疗思想的临床应用

环境变化、生活方式、遗传因素和卫生水平等与人的健康有着密切关系,当今社会疾病谱已经发生改变,在病因复杂、症状隐匿、多病共存等特点下,临床中诊断、治疗疾病的复杂性显著增加。“异法方宜、杂合以治”思想提示我们临证治疗过程中要多方考虑,多法并用,以顾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安全。《素问·示从容论篇》认为年长、年少、年壮者的生理、病理特点各不相同,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应各有侧重,即“年长则求之于腑,年少则求之于经,年壮则求之于脏”;还强调在治病时要知常达变,即“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进一步建立了基于“异法方宜、杂合以治”诊疗思想的综合干预措施,关注地域特点、体质因素、证候表现、疾病种类等因素,对于指导临床实践具有深远意义,也有待持续深入的研究。

以年长者为例,老人多虚、多痰、多瘀,用药既要培补元气、养心安神以固本,同时兼顾化痰、活血、逐瘀,多法联用、杂合以治,以期达到治病求本、阴平阳秘。针灸推拿疗法、五行音乐疗法、

芳香疗法、导引疗法等中医特色非药物疗法在诸多病症尤其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治疗中应用十分广泛。如老人善忘,针刺以百会、印堂、四神聪、悬钟为主,佐以相应配穴;艾灸以百会、绝骨、关元为主,按照足→腹→头的顺序进行;推拿选用脑部百会、四神聪、神庭,手部神门、劳宫,足部太溪,腹部关元,胸部膻中等穴位按揉;缺乏锻炼患者,推荐练习八段锦、太极拳、导引养生功;喜爱音乐患者,推荐中国传统五行音乐辨证乐曲干预。此外,临证时根据患者体质差异、心理特征、疾病类型、家庭环境及生活方式,可以多法并用,重视患者自我调节,将药物与非药物疗法有机结合,多种非药物疗法有序叠加,并推荐将非药物疗法运用于患者治疗全过程,以“异法方宜、杂合以治”为指导,最终实现阴平阳秘。

4 小结

“异法方宜、杂合以治”思想对中医学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尤其在临证中提醒医者须多方考虑,“各得其所宜,杂合以治”,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相结合为出发点,将药物疗法与非药物疗法联合起来,多途径、多手段内外兼治,以达到“治病求本”“阴平阳秘”的目的。需要强调的是,“异法方宜、杂合以治”不仅是治疗方法的“杂合”,更是包括多种临床思维及诊治理念的“杂合”,临证当合理利用现有的多种治疗方法与理念,重视地域特征、体质差异,帮助患者解决病痛、提高生活质量。将“异法方宜、杂合以治”诊疗思想全方位、深层次应用实践,知常达变、审证求因、格物明理、求实创新,以期为临床诊疗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 [1]余艳红.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 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N]. 学习时报, 2021-02-08(001).
- [2]王平.《黄帝内经》健康标准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1): 17-21.
- [3]高士宗. 黄帝素问直解[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2: 100.
- [4]王平, 陈刚, 刘松林. “中医病因组”假说的提出及其相关研究思路[J]. 中医杂志, 2006, 47(9): 702-703.
- [5]赵佶. 圣济总录[M]. 王振国, 杨金萍, 主校.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99.
- [6]马蒔.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M]. 王洪图, 李云, 点校.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9: 99.

- [7]薛雪. 医经原旨[M]. 洪丕谟,姜玉珍,点校. 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1992:170.
- [8]张景岳. 类经[M]. 李廷荃,王新民,王润平,校注.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 [9]黄庭镜. 目经大成[M]. 卢丙辰,张邓民,点校.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7:22.
- [10]高武. 针灸聚英[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1:140.
- [11]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5:239.
- [12]许叔微. 普济本事方[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序.
- [13]张元素. 医学启源[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3.
- [14]叶霖. 难经正义[M]. 吴考盘,点校.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108.
- [15]李中梓. 内经知要[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8:10.

Clinical Treatment Ideas of “Treatment with Combination of Diverse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 in *The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XIE Guangjing, XU Bo, XIA Jing, XU Zixuan, WANG Ping

1.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ngineering Centre for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edicine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New Products for Elderly Brain Health, Wuhan, 430065

ABSTRACT As a basic source for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made the point of “treatment with combination of diverse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 which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in treating disease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herapeutic idea of “diverse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 from five dimensions, including time, population, regions, diseases, and treatments, and proposed that “combined treatment”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embody the idea of “diverse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 That is to say, by tak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olism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combining pharmacological and non-pharmacological therapies, and treating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eases through multiple ways and methods, the goal to treat the disease at the root, and keep *yin* at peace and *yang* compact can be achieved.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o guide the clinical practice with “treatment with combination of diverse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words diverse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 combined treatment; *The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treatment from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disease cause

(收稿日期: 2023-07-05; 修回日期: 2023-08-15)

[编辑: 崔京艳]

广告

欢迎邮购《中医杂志》过刊

2000、2001年合订本每本100元, 2002、2003年合订本每本105元, 2004年合订本115元, 2005年合订本125元, 2007—2010年合订本, 每本140元。2011(缺5、6期)—2013年每册9.80元, 2014(缺21期)—2017年(缺3、5、15、18期)每册15元, 2018年(缺5、7、9期)每册20元, 2020年(缺7、8、9期)每册20元, 2021年每册20元。2011—2013年合订本, 每年4本, 全年280元; 2014年合订本, 共4本, 全年400元; 2018—2021年合订本, 每年4本, 全年600元; 2022年合订本, 共4本, 全年800元; 2023年上半年合订本, 2本, 400元。《中医杂志》2006—2008年增刊每册40元。

以上免费邮寄, 如需挂号每件另加3元。

欲购者请汇款至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 收款人: 中医杂志社

或关注《中医杂志》官方微信(zyzgzzh)购买。邮编: 100700, 电话: (010)64089195。